

丹溪先生醫著四種



月

谿

走

生

醫

箸

卯

種

一九八二年九月江蘇
廣陵古籍刻印社輯印

丹溪翁傳

元戴良著

丹溪翁者婺之義烏人也。姓朱氏，諱震亨，字彥修。學者尊之曰丹溪翁。翁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爲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入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爲專門。一日文懿謂曰：吾臥病久，非精于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于醫乎？翁以母病，脾于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卽慨然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于時，猶仕也。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于醫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

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翁窮晝夜是習、
既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苟欲
程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乎、然吾鄉中
鮮克知之者、遂治裝出遊、求他師而叩之、乃渡浙河、
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林、
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字子敬、世稱太無
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學精于醫、得金劉完素之再傳、
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然性褊甚、恃能厭事、
難於晉接、翁往謁焉、凡數往返、不與接、已而求見、愈
篤、羅乃進之、曰、子非朱彥修乎、時翁已有醫名、羅故

知之翁既見遂北面再拜以謁受其所教羅遇翁亦甚懼卽授以劉張李諸書爲之敷揚三家之旨而一斷于經且曰盡去而舊學非是也翁聞其言渙焉無少凝滯于胸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泥陳裴之學者聞翁言卽大驚而笑且排獨文懿喜曰吾疾其遂瘳矣乎文懿得末疾醫不得療者十年餘翁以其法治之良驗于是諸醫之笑且排者始皆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頓著翁不自滿足益以三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臟腑氣化有六而于溼熱相火三氣致病爲最多遂以推陳致新瀉火之

法療之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兩
虛溼熱自盛者又當消息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勞
倦內傷脾胃則胃腕之陽不能以升舉并入心肺之
氣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人之
所無也然天不足于西北地不滿于東南天陽也地
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于降東南之人陰火易于升
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之降者固可愈而于其
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論
去其短而就其長又復參之以太極之理易禮記通
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之言以尋其指歸而謂

內經之言火蓋與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揮之其論相火有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天火也相火者人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質相生配于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虛無守位稟命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恆于動人有此生亦恆于動然其所以恆于動者皆相火助之也見于天者出于龍雷則木之氣出于海則水之氣也具于人者寄

于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府、膀胱者腎之府、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于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于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爲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者也、或曰、相火天人所同、東垣何以指爲元氣之賊、又謂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之無勝負乎、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出、五者之性爲物所感、不能

不動謂之動者卽內經五火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之火又從而扇之則妄動矣火旣妄動則煎熬眞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熱言之而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亦曰必使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也人心聽命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靜彼五火將寂然不動而相火者惟有扶助造化而爲生生不息之運用爾夫何元氣之賊哉或曰內經相火注言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

而吾子言之何也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治以炒柏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戴人亦言膽與三焦肝與胞絡皆從火治此厯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之火皆生于地如上文所云者實廣二公之意耳或曰內經言火者非一往往于六氣中見之而言臟腑者未之有也二公豈他有所據耶曰經以百病皆言生于風寒暑溼燥火之動而爲變者岐伯厯指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爲病之出于臟腑者乎考之內經諸熱瞽瘵則屬之火諸狂躁越則屬之火諸病胛腫痛酸驚駭則屬之火又原病式曰諸

風掉眩屬于肝火之動也。諸氣臏鬱病痿屬于肺火之升也。諸溼腫滿屬于脾火之勝也。諸痛痒瘡瘍屬于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爲病出于臟腑者然也。噫以陳無擇之通達猶以暖熾論君火日用之火論相火是宜後人之聾瞽哉。其論陽有餘陰不足有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爲氣地之陰氣爲血然氣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爲其然也。天大也爲陽而運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爲陰而天之大氣舉之日實也屬陽而運于月之外月缺也屬陰而稟日之光以爲明者也。則是地之陰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

亦不敵于日之陽、天地日月尙然、而况于人乎、故人之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與陽配、成乎人而爲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而後嫁、娶者、可見陰氣之難于成、而古人之善于保養也、錢仲陽于腎有補而無瀉、其知此意者乎、又按禮記注曰、人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知內經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爲三十年之運用、而竟已先虧、可不知所保養乎、經曰、陽者天也、主外、

陰者地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斯言豈欺我哉或曰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子之身曰有餘曰不足吾已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爲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竦泄者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于心心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于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聖賢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爲火大旺火爲肺金之賊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爲土大旺土爲水之制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嘗藉

肺金爲母以補助其不足古人于夏月必獨宿而淡
味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藏亦嫌火土之旺爾內經
又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
大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爲來春升動發
生之本若于此時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根本
壯實氣不輕浮尙何病之可言哉于是翁之醫益聞
四方以病來迎者遂輻湊于道翁咸往赴之其所治
病凡幾病之狀何如施何方飲何藥而得愈自前至
今驗者何人何縣里主名得之見聞班班可紀浦江
鄭義士病滯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洩注而汗瀉翁

診之脈大無倫卽告曰此陰虛陽暴絕也蓋得之病後酒且內然吾能愈之急命治人參膏而且促灸其氣海頃之手動又頃而肩動又參膏製成三飲之甦矣其後服參膏盡數斤病已天台周進士病惡寒雖暑亦必以綿蒙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劇翁診之脈滑而數卽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痰一升許而蒙首之綿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之愈周固喜甚翁曰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生火可降否則附毒必發殆不可救彼不能然後竟疽發背死浙省平章南征閩粵還病反胃醫以

爲可治翁診其脈告曰翁之病不可言也卽出獨告其左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亡腹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旣不化五臟皆無所稟去此十日死果如言鄭議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口渴而妄語兩顴火赤醫作大熱治翁診之脈弱而遲告曰此作勞後病溫惟當服補劑自己今六脈皆搏手必涼藥所致竟以附子湯啜之應手而瘥浙東憲幕傅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妖之翁切其脈告曰此病痰也然脈虛弦而沈數蓋得之當暑飲酸又大驚傳曰然嘗夏因勞而甚渴恣飲梅水